

文韵周刊

■ 王蒙

要谈“语言、诗词、人生”，我首先想起1993年在纽约的讲座上一位美国朋友的提问。他问：不管在哪里，一碰到中国人，他们提起中国来总是那么挂牵，这是为什么？

当时，我用了一种轻松的方式来回答他。我说，第一因为中国人喜欢吃中餐，他们有中国腹；第二中国人都喜欢中国的诗词，他们有中国心。所以，中国人的爱国是心腹之爱，中国的文学，表达的是中国的心腹，中国的灵魂。在这种情境中浸润成长的中国人不可能不爱国。后来，这段话还被当作高中考试的一个作文题目。

1 先从语言说起。中国人有一些非常有自己特色的语言和文字，有它特殊的魅力。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三国演义》里，赤壁之战中大败的曹操，见到了在关卡上等着他的关公。曹操走过去，问了一声：“将军，别来无恙？”结果，正是这句话提醒了、激活了曹操和关羽的私交，关羽就放行了。

“别来无恙”这4个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效果呢？能不能换成别的话语呢？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里，魏国臣子须贾伤害过范雎，范雎逃到秦国，化名张禄，成为了宰相。两人再次相见，须贾同样用了一句：“范叔固无恙乎？”来开场。

这句话的力量在于：第一，它提醒你的是“别来”两个字，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说明我们原来曾经在一起，曾经有过友谊；第二，它说明时间过去了，事情有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这句话没翻译，按现在的白话，就是“怎么样，最近有什么变化？”或者是“怎么样，您最近得病了没有？”这都不像个话。如果曹操一见关羽就问：“最近上医院看急诊了吗？”估计关羽一招过去就把曹操首级砍下来了。翻成

英语也不行，“Are you ok?”脑袋会掉得更快。

所以语言就这么奇怪，语言是符号，但又不止于符号。我经常说，任意一句话，至少有15种表达方式。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孔子的一句话。听上去这话太简单了，却道出了人生中一个非常核心的体会，就是对时间逝去的感叹。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则会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一分钟的水和下一分钟的水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孔子实际上在提醒他的弟子，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事，要提高自己，因为时间不等人啊。所以最普通的话常常又是最哲学的话。

2 语言里边，尤其在中国人看来，最精粹的是诗词，最普及的是诗词，流传最广的也是诗词。

比如说，《卿云歌》里的“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到现在为止我还找不着另外一首、另外一种说法能够表达得这么“光明”。

这段歌词从前的解读，主流说法是舜帝禅位给治水有功的大禹时，百官同唱的曲子。我们现在作为诗词来看，它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宽度，它的气魄把对大自然的歌颂和对于家国的歌颂极其充分地表达出来了，难出其右。

再说屈原的《离骚》，最早感动我的一句是：“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原来特别美好、特别高尚的事物，却变成了被人嫌弃的东西。

我在年轻的时候，屈原的这几句话，给了我许多感动。1953年11月，我刚满19岁，这是开始动笔写《青春万岁》的一个动力，我要把青年时代的革命豪情、革命激情，保持永远。不要昔日是芳草，以后成了一个腐草。连屈原都有这个想法，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你要保持你当年的热情，对自己的要求，对理想的向往，一定要保持。



王蒙在“新时代中华诗词文化传承发展讲习班”上演讲。

中华诗词研究院供图

屈原作品里边有力量的话太多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还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兮”。这些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至今感染着我们，教育着我们。

屈原的诗词和一般的诗词又不一样，因为他本身是楚国的重臣，所以他写诗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家国，是为了政治。这就和有些人把政治看成是文学的一个负担，是文学的一个干扰，这种观点非常不一样。如果屈原不是屈原，那么他的《离骚》，只是作为一个文人墨客的诗篇来看，那么你对它的理解，对它的认知，就会相差很远。

讲到气魄，我们不会忘记李白的《将进酒》，一上来就是黄河之水从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滔滔奔涌。黄河开始了，黄河开道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很伟大，黄河奔流下来的气势很伟大。但它是单向的，它只能够从巴颜喀拉山往海里流，不可能从海里再往回流到巴颜喀拉山来。什么意思呢？同样是对人生的珍重，对于时间的珍惜。

对时间的珍惜是什么？对时间的

珍惜就是励志，就是要推动你学习，推动你做事，推动你的工作，推动你行善，推动你提高修养。各个方面永远在前进中，否则你失去了一天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李白在这首诗里还说了许多别的话，“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提醒你，不能懒惰，不能拖延，不能躺平。

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就是喝酒、劝酒吗？实际上，当时的人们把喝酒看得很豪迈，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为什么豪迈？他需要鼓舞自己，他需要有一种激情，他需要一种决心：在人生上有所建树的决心，对家国有所贡献的决心。

“天生我材必有用”，你有你的精神，你有你的品质，你有你的品格，你有你的能量，你有你的热度，那么你就一定要让它发挥出作用来。“千金散尽还复来”，你的人生当中会碰到挫折，你会碰到挑战，你会受到冤枉，你会被掠夺。即使是这样，你也要有信心回得来，挽救过来，能成事、能办好、能弥补，命运仍然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说到李白，我还喜欢做一个比较。李白的《忆秦娥》和毛泽东的《忆秦娥》。李白的《忆秦娥》是：“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李白的这首词受到王国维的高度赞扬。他说“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8个字，把所有那些怀古之情，全给包容了、覆盖了。

毛主席也写过一首《忆秦娥》，我特别念念不忘。“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这是写的长征时期。娄山关在贵州，就在遵义附近，地势极好，跟北方不一样，跟江南跟苏杭也不一样，它比较艰险。“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是行军，这不是秦代的宫娥，不是个人的去留，这是红军，这是困难时期的红军，这是生死关头的红军。“雄关漫道真如铁”不要说雄关难走，“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什么意思？往四面看都是山，山头就跟海浪一样，就和波涛一样。山成海，这已经很惊人了，底下一句更不得了，“残阳如血”，这是在长征的路上，是多少血肉拼出来的。同样的落日，这首词里表达的是战争中的感受，牺牲中的感受，生死关头的感受。

两首词，同一个词牌，我们能意识到它的连续性，它的继承性，它的积累性。毛主席的词是《忆秦娥》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感人至深。

3 再说说诗词和人生。诗词表达的是我们人生的选择，人生的况味。

说说岳飞的《满江红》。有人说不是岳飞写的，但从内容上说，又只能是岳飞写的，它写出了岳飞的心境。“三十功名尘与土”，对古人来说三十年不得功了，而且“三十功名”都是用性命换来的。在尘土当中，在风雨当中，在厮杀当中，才赢得了一些功名。这个功名不是个人的功名，是整个宋朝的荣辱。

有的相似的句子来回用过多少次都可能，唯独像“三十功名尘与土”，只能是岳飞说，别人说不了这个。秦始皇汉武帝再伟大，他也不说“三十功名尘与土”，它是和岳飞的人生密切相连的，不可替代的。伟大的诗词往往有这一点，别人他抄了去都没法用。

还有杜甫的《垂老别》，“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反映了安史之乱中百姓的状况和心情。多么震撼人心。我又想到陈毅的《梅岭三章》：“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长征开始了，陈毅没走留在南方打游击，他们被包围了，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断头今日意如何？”自己在问自己，他接着回答，即便我死了，到了阴间还要召集旧部，把革命搞成功。这也太惊人了。

再比如晚清的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谁敢这么写？其他人写那就是吹牛，但是谭嗣同能那么说，他明明知道我搞变法必死无疑，但是他不跑了，不躲了，他说既然需要流血，从我这儿开始。

顺便，我想说说现在挺火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能不能写诗？我看到过DeepSeek写的诗，它的优点就是一切合乎规矩，平仄也对，韵脚也对，虚词实词也对。它的缺点就是它没有个性，没有共鸣。

我以为读诗的时候，也是读人。我们读岳飞的诗，当然和读别人的诗不一样。我曾经问过DeepSeek，对于诗歌的创造性有什么看法？DeepSeek的回答非常诚恳：我们跟您的交流，我们自己并不了解，都是根据数据算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百科全书来参考的话，它会非常棒。不过写作全靠DeepSeek就不行了。可以说，Deep-Seek对写作者最大的帮助是：告诉你别这么写，这么写是“公约数”，失去了自我风格。

（本文根据王蒙6月10日在杭州“新时代中华诗词文化传承发展讲习班”上的演讲整理 已经本人审核）

新大众文艺地图

“菜场作家”陈慧

编者按：新大众文艺，正在民间蓬勃生长。在浙江这片文脉深厚、数字跃动的土地上，许许多多的创作者在田野、车间、街头、校园，用文字、影像、画笔、键盘来记录生活，表达自我，追逐梦想。

■ 本报记者 庄小蕾 王建龙

时隔四年再次见到陈慧，她的头发白了不少，爽直依旧。

因为是旧识，“早4晚8”的陈慧破天荒晚上十点多还没睡，在家门口等记者。走进熟悉的房间，一切陈设如昨，连写作的电脑都还是那部台式机。

陈慧 1978 年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市，在浙江省余姚市梁弄镇的菜场摆摊的同时也坚持写作。2021 年，随着《世间的小儿女》问世并入选“浙版好书榜”，陈慧受到了越来越多媒体的关注，我们也因此认识了她。四年来，“菜场作家”的名号越来越响，围绕着她的喧嚣也未停歇。有人给她贴标签，有人借她蹭流量，甚至有人造谣说，她写书赚了四千万。

在她的第五部散文集《她乡》即将出版之际，我们再度拜访她，希望还原标签之外的陈慧——“你们是困在 KPI 里，但我不是。我就是个小贩，我为了自己写东西。”

旧浴缸、新摩托

走红之后，陈慧的生活习惯一如往常——早上4点多起床，5点半推车去菜场摆摊；中午补眠，下午写作；晚上8点10分就关手机，“这样别人就找不到我了，才能安心看会书”。

陈慧算是“天崩开局”：她身患顽疾，需终身服药；从小被收养，长大后从江苏如皋嫁到浙江宁波的梁弄镇；中年离异后，她边摆摊边抚养儿子。生活朝她扔了团泥巴，她却用泥巴种荷花。陈慧的家门口放着一个小小的白色浴缸，那是一个远嫁的女人，自食其力改变生活的印记，“刚从江苏来的时候，我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就从浴缸开始买起，然后空调、冰箱、摩托车……到最后连房子都搞起来了。有生活能力了，我才能稳扎稳打去写东西。”

不同于很多女性喜欢养美丽的花草，陈慧在浴缸里种了薄荷、三七和葱，都是“好看又实用的”。“薄荷可以泡水

喝，三七嘛，我要是手上出血了，就可以摘一点，揉一揉，擦一擦来止血。”陈慧就这样践行着她的生活哲学。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骑着摩托跟着陈慧去上虞进货，她放声唱起了许巍的《蓝莲花》，歌声和六月的太阳一样灼热。

四年来，陈慧唯一更换的“大件”就是这辆进货用的摩托。“之前的铃木125报废了，不能用了。”陈慧掏出手机，给记者看她骑着新摩托的照片。照片上的她有点飒，笑容很灿烂。她对这个自己很满意，时常开玩笑说：“新大洲本田怎么还不来找我代言？”

玩笑归玩笑，真要代言可能就要开直播、做网红，陈慧立即退缩了。曾有多个平台邀她直播带货，都被她拒绝了。“第一做直播我身体受不了，第二我可不想炒自己的家事。”陈慧说，她一直在选对她来说重要的东西，“我孩子连他喜欢哪个女孩都会告诉我，我可不会为了赚一波快钱，让他到头来怨我。”

这四年，陈慧很忙。除了日常的摆摊、写作，她还要接受各种采访，出席各种线下活动。人红是非多，网传她出书赚了四千万，她立即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发文怼了回去：“是谁一马当先，上下嘴唇一噓，潇洒地拨给了我四千万的巨款？”

陈慧就这样嬉笑怒骂地接住了生活的难。梁弄菜场附近的这个路口，安放着她滚烫的人生。她嗓门大，人好，做生意实在。走过路过的人有什么需要的杂物，都会到她的小推车上来找。陈慧的“伯乐”之一、作家谢志强这样形容她——“她的笑带着响，还有光，那是发自内心的光与大自然的阳光接应。”

附近的商贩都晓得陈慧是作家，央视也来采访过，但看过她的书的人寥寥。她也不在意。在陈慧看来，“生活”是最大的：“写作只是生活里的一块疤，是我身上的一块皮肤，我可以不写作，但不能不生活。”

黑小安、黄小安

陈慧有两只叫小安的狗，寓意“小小的平安”。“铁包金”的黑小安是她为了跟随蜂农夫妻北上“追花”，特地培养的“护卫犬”。

时光倒流到2023年，“菜场作家”已经闯出了名气，曾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渐渐呈现出另一种样貌，“我觉得心



陈慧推车去梁弄菜场摆摊。

本报记者 王建龙 摄

里老是堵着，我不开心”。为了打破固化生活，陈慧跟随慈溪养蜂夫妇辗转浙江、东北等地“追花”。辗转几千公里记录下的艰辛劳作与沿途见闻，后来变成了她的第四部作品《去有花的地方》。

这段经历被看作陈慧的“诗与远方”，但她却对这种“美化”不以为然：“把每一天过好，在家里也是诗与远方；在外面住在帐篷里风吹雨打，那都是凑合。”

最大的一次动摇发生在2023年7月。彼时她的“追花”之旅只剩下最后也是最苦的一个月。就在她要跟着蜂农转场去东北之前，接到了一个去浙江青田参加阅读主题活动的邀请。“当时我们住野外，一下雨，帐篷里就有癞蛤蟆在跳，还有蜈蚣。上厕所全靠一把铁锹，还会有山蚂蚁爬在你屁股上，皮肤上火烧火燎的。”陈慧告诉记者，她纠结再三还是婉拒了邀约，“我怀疑我要是回来，住在宾馆里，洗了香喷喷的澡，吹吹空调，就绝对不想再去了。”

就像她在《去有花的地方》中写的，出走是为“掸松生活的被子”。尽管艰辛，但这次旅程比写作更让陈慧引以为豪：“一个不到菜市场摆摊就没有收入的中年妇女，身体还不大好的，居然把一切推翻全部洗牌，配得上‘酷’这个词！”

这几年来，她身上“励志小贩”“外地媳妇”“单亲妈妈”等标签被不断强

化，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本体的价值。陈慧反感被塑造成“苦难逆袭”的符号，也不愿意被简单归类为“独立女性”：“独立不是一个选择题，它是一个阅读理解题，我时不时地会有这种迷茫感，那种孤独无处不在的感觉。所以我一直劝年轻人，不要觉得自己特别坚强，只不过你们现在还年轻。”

陈慧说，她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真正恋爱过。她重情，重亲情，重恩情，也珍惜和小狗的缘分。

2023年底，黑小安在陈慧小姨家围墙外被人投毒致死，陈慧为此伤心了很久。后来在路上捡到傻乎乎黄色奶狗，继续叫它“小安”，这被她看作是一种“最好的安排”。就算是和“好朋狗”腻歪在一起，只要陈慧扯起喉咙喊“小安”，不出三声，黄小安便会蹦蹦跳跳出现。一人一狗的相处，甚至让陈慧悟出了很多道理：“在一段良好的关系中，既要相互倚靠，也要保留自我。”

小福地、大福地

四年两次采访，陈慧留记者吃了两顿饭。

第一顿，是陈慧在自己家做的。那时的陈慧，话题中心是儿子。当时，陈慧儿子正在读高中，有点叛逆，陈慧私下和记者聊天时，语气里掩不住担忧。

如今儿子考上了大专，平时不在家，陈慧身边虽然稍显冷清，内心的焦

虑却平复了下来——儿子越来越独立、务实了。记者看到，他的书桌上摆满了东野圭吾的小说，还有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他还很低调，在学校，他从来不说自己的妈妈出过书。只有知道谁真的爱阅读，才会悄悄送出两本。

曾经也有网友批评陈慧自私，出门四个月，把儿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陈慧出远门时在门背后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停电了找谁，水出了问题找谁，一个个联系人和电话号码都仔仔细细交代好。“追花”回来后，儿子本来要把这张纸撕断了，陈慧想了想，“放着吧”。

第二顿饭，是在陈慧小姨家“蹭”的。陈慧唤小姨为“妈妈”，两人情同母女，吃饭时，陈慧也会不停说小姨的好。

儿子不看陈慧的书，因为“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但小姨会看。这可能就是这对“母女”间最深厚最特殊的情感链接——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照拂，更是精神层面的理解和包容。

如今，陈慧的第五本散文集《她乡》即将出版，这是一本以女性为主的散文集，上半部是陈慧在生活中看到遇到或听到的一些女性故事，下半部则写陈慧家族中的女性，如她的生母、养母、小姨等。

近年来，素人写作的话题越来越热。陈慧与“育儿嫂作家”范雨素、“外卖诗人”王计兵等构成“野生写作浪潮”，被誉为“向下扎根的文学力量”。四年前和现在，记者问了陈慧同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菜场作家”这个身份？而陈慧的答案始终如一：“我就是个小贩。不能说我当作家，就看不起菜场了。菜场哪里低贱了？我觉得它是一个有付出就有回报的地方，而且很温暖。菜场是我的小福地，浙江是我的大福地。这里对我来说是有恩德的。”

采访结束时，陈慧接了一个电话，有人邀请她去参加一个读书会活动。她答应了，但一听主办方还要送她笔记本电脑，嗓门一下子响了：“我不需要，我有电脑。给我儿子？儿子也有，不需要的。”

记者与她道别，她挂了电话，再送我们开车离开，再送上房门，回屋继续干自己的活计。明天于她，又是平凡而滚烫的一天。



扫一扫 看视频

新艺评

劳作女性对日常的再认识

■ 夏烈

写作之于陈慧，是重要的精神出口，是身体发肤式的记忆刻画，与生活和解然后再奋力地飞扬出去；同时，这也昭示了她文学的气质，来自平凡、琐碎、悲欢交集的基层人生，一种扎根于世俗的命运和地上的故事的劳动者、亲历者的笔墨。

她始终写家里人、家外人，乡下乡气乡情，没有专业写作的炫技，无意宏大的叙事建构。她的写作，不是对生活的“再现”，而是对日常的“再认识”。她描写人物的命运常常是安静而缓慢地展开的，缓慢背后潜藏的是对命运不可控性的冷静认知。

这种认知不是知识分子式的洞察世界，而是劳作女性在琐屑生活中积攒下来的情感哲学。她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高位去讲述菜场的“他者”，而是以自身的经验、善意、同情，写下那些常被忽略的女性、家庭、社区与小城镇的温度，真实地补足了当代文学对基层、边缘生活的叙事空白，构成了一种朴素的人民文艺。

“素人写作”在当下并非偶然，而是新大众文艺逻辑下的一个自然结果。网络平台的普及、出版门槛的降低、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带来的可见度，改变了作者的成名路径，也重新定义了“文学”的权力结构。陈慧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个典型，却为“文学的可能”提供了一种人民性的证据。

（本文作者系文艺评论家、教授，浙江日报文艺评论版特约主编）

作品节选

虫子也和人一样，有善恶之分。善的虫子居多，它们敏感柔弱，没有伤人之心，小心翼翼地从我们身边经过，又小心翼翼地潜进草丛里。有时候，它们也会摸进帐篷里，这里转一转，那里停一停。大概觉得我们这个不透气的组合房子远不如它们自己的露天世界那么惬意自在，很快又循着亮光，头也不回地爬了出去。

——节选自《去有花的地方》